

《汀泗桥》的四个维度

□石一宁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尽管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瘦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汀泗桥》叙述的时间跨度是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

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到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的写作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将《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感和厚重。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

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汀泗桥》的历史视角

□陈亚军

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大仲马将历史作为写小说的背景、线索，或者是小说的构架、基础。我想，在历史这个“钉子上”，陈敬黎的《汀泗桥》最起码挂了小说的两样东西：借助历史元素阐释作家的思想内涵，以及透视历史元素张扬作家的审美个性。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以汀泗桥镇为地理坐标组织时间的方式，成功展示了汀泗桥百年历史风云，生动刻画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年代中几代家族后人的情仇恩怨。这里既有北伐战争，又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家内心的深刻领悟，也就凭借在这里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背景表现出来，小说的思维力也因此有了广阔的投放空间。

汀泗桥战役作为小说故事情节中的重要历史开篇，透露了作者缜密的创作构思，抓住了这个事件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深邃思想。历时两年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陈敬黎十年一剑，创作了《汀泗桥》这样宏大的涉及历史真实事件的小说，其时间跨度大、地域色彩明显，尤其在以下两点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一是以真实历史背景衬托小说故事的演进，二是将真实历史人物纳入小说人物的群体。

历史天空下的复杂性

□刘 琼

《汀泗桥》这个文本特别复杂，因为历史本身就很简单。小说书写了一个难以把握的题材和一段复杂变化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非常值得尊敬，差不多写了40年的历史。这40年，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最复杂的一段历史，从历史转型的角度，这是波澜壮阔的40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这是激情澎湃的40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这是传奇动荡的40年。作品写作的角度和方式巧妙，完成度不错，是在历史的天空下书写《汀泗桥》。

小说虽然有140多万字，但整个结构清晰简洁，设计感强。开头和结尾一致，都以周秀梅和刘来宝的关系为线索。开篇是被骗嫁到汀泗桥郎中张家的周秀梅，对假扮新郎的饭馆伙计刘来宝念念不忘，对真正的新郎，毁了容的郎中张海量恨意难平。结尾，周秀梅因儿子张荣超被抓捕，对刘来宝失望，投河自尽。这样一个斗拱相连的结构，密不透风，节奏很快，故事跌宕起伏。当然，对于小说中的四角关系，如果有一人能够坚持原则不逾轨，从小说写作的角度会更好，价值表达会更鲜明。毕竟文学不等于生活，不等于历史素材，是需要提炼的。

小说通过精心设计的结构、丰富的人物和好看的故事，

把历史还原出来。其中，最关键的是人物感人，人物感人最重要的是情感动人，小说写出了人物的坚持和人物的疯狂。他们在这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的选择、站位和生活态度，是对我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还原。小说中写出了人物的成长性，比如刘来宝从一个饭店的小伙计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塑造了大量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丰满好看，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部长篇小说创作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复杂性，包括故事讲述的复杂性、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人性构成的复杂性。这段历史非常复杂，包含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从艺术呈现来看，构成了写作中的暧昧、黏稠和不确定性。其次，这部作品具有浪漫性，从书写历史传奇这个角度，在历史原型和人物基础上，赋予了很强的浪漫性。比如整个结构以一个女人和男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其他青年男女的感情为辅线，写大时代背景下的真实人性和激情。周秀梅这个人物塑造得较为成功，写出了那个时代开始释放压抑、追求情感生活的女性特质。女性追求自我解放，打破各种禁锢。地域性及荆楚文化中的传奇和浪漫在这个女性身上都得到了诠释。

家乡书写的有益尝试

□高晓晖

汀泗桥见证了太多的牺牲。作为汀泗桥人的陈敬黎也把英雄立传作为自己的责任。正是这种与英雄的血脉相连，感同身受，决定了《汀泗桥》英雄书写的抒情性。

其三，人性书写的悲剧性。《汀泗桥》是人生悲剧的交响曲。张海量与周秀梅是着墨颇多的两位悲剧人物。《汀泗桥》极写张海量的智慧、善良、包容和急公好义，也极写周秀梅的贤淑美丽、一往情深和刚烈无畏。张海量最终自食毒鸡静静地死去，而周秀梅却在解放初期因儿子张荣庭的被捕纵身跳进了汀泗河，结束了她苦难的人生。《汀泗桥》大篇幅地渲染善与美的毁灭，大大强化了该小说的悲剧风格。

其四，文化书写的地源性。怀着对家乡书写的强烈责任感，陈敬黎把《汀泗桥》写成了家乡文化的致敬书。他真切地描写汀泗桥的风土人情，丰富而又细腻。作者重点强调汀泗桥的地理格局，也成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逻辑起点。《汀泗桥》重点强调的是汀泗桥革

命堡垒的建成与汀泗桥革命英雄的成长之间清晰的同步关系。作者倾心发掘了汀泗桥的文化根脉。其地源性突出表现为一种有根的写作。汀泗桥人讲礼数、讲脸面、讲情分、讲义气。礼义廉耻、忠勇刚直，是融入汀泗桥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以刘来宝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从重情讲义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的理想和信仰，也因此他们由兄弟情义走向民族大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小说要善于讲故事

□李朝全

汀泗桥在咸宁，它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座名桥，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故事，因此这座桥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读完陈敬黎的《汀泗桥》后，才知道汀泗桥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汀泗桥是一个中国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地方，小说以《汀泗桥》作为书名颇具意味。这里的桥是一种意象，也是一种寓意。这座桥是一个空间的存在，也是一个舞台，一个戏台，在这个戏台上，从清末到民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半个世纪的历史就在这里上演，一个个角色轮番上场。

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主要是以街两边的店铺为主，作者主要写到了这些店铺的东家和伙计。譬如刘来宝，从同心楼的挑水工到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王晨的《老实街》，都是以街作为名字，《汀泗桥》也是写一条街，写街上的人家，桥两边半个世纪发生的故事。中国的小说习惯于写封闭空间里发生的故事。

但是，桥又有连接的含义，它不仅局限在小天地里，还把桥两端的东街和西街，把汀泗桥和外面的世界、历史的风云连接了起来。桥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外向性，它把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风云、中国近现代史都浓缩在了这座桥的两端，让汀泗桥挑起了演绎中国历史的重任。《汀泗桥》试图通过这个意象，从1247年建桥以来700年的中国历史烟云，浓缩到50多年的历史书写中去。

作者陈敬黎在人物的刻画上也让我印象深刻，全书写到了400多个人物，其中真实的人物就有100多人。对地方文化、本土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作者下了很大工夫，把汀泗桥百年间的历史激荡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来进行整理，再通过结合史实的想象、虚构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笔下的人物。其中重要的人物贯穿始终，从开篇到结尾几乎描写了周秀梅的大半生，之前她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但是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个性非常鲜明，当她发现自己错嫁给了一个冤鬼新郎以后就一直执著地寻找那个相亲的挑水工，最终如愿以偿，嫁给了刘来宝。到最后当她得知自己的亲人被以敌特嫌疑镇压的时候，决绝地和已成为区委书记的丈夫刘来宝一刀两断，毅然决然地跳河自尽，表现了她的刚烈性格。

刘来宝当然是作家着重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从挑水工到东家，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构建秘密交通线，支援前线，一直到成为商界巨头，最后成为区委领导。这个人物的成长历程比较清晰。小说中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如娼婆等也都有各个性和光彩。

《汀泗桥》还写了大量的地域习俗、仪式和乡土人情，包括地方性语言的表达方式，让这部作品具备了更多地域特色。因此这部小说对于讲好汀泗桥故事、展示咸宁文化形象大有裨益。

《汀泗桥》的风土、风云、风情

□张志忠

读陈敬黎的《汀泗桥》，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谁还会记得奥斯特里茨这个小村庄？南方多水，有水必有桥，桥多在交通要道，也容易形成人群聚集、商业繁荣之地。作家笔下的汀泗桥就是如此，踞守在湖南湖北之要津，竹木稻米集散之地，自有独特的风土。桥东桥西分属不同的县治，本地人与流落此地的湖南流民形成不同的群落，从清末民初以来，繁荣的商业和开通的风气，更为此地的风云聚集增添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值得夸奖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壮阔风云，又因为儿女风情染上了旖旎的光晕。

但是，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20世纪是以革命为主调，民族革命的风潮很快地从武汉传递到这里，以此揭开汀泗桥镇的现代篇章。就说位于粤汉铁路上的汀泗桥，叶挺和铁军征讨吴佩孚，这是历史课本上都讲到的，但是，《汀泗桥》中所讲到的与之相关的繁复情节，却可以说是作家的匠心独运。在民国年间争夺湘鄂两地的历次战争中，每一场大战都会引发保卫汀泗桥和炸毁汀泗桥的激烈战斗，甚至连鄂南的农民暴动，都会在这座钢铁桥梁上与敌人浴血拼杀。一桥架南北，不但使得人流物流畅达四方，也为现代战争提供了新的战场和新的作战方式，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这恰好是现代性东来中国的正负两个面孔。

时势造英雄。汀泗桥古镇的刘来宝、罗虎和年轻一代的关金马、刘灵巧等，先后都被时代潮流所裹挟，投身于国民革命，然后又加入

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在20余年的革命斗争中跌宕起伏，舍生忘死，亲历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激起回响，刘来宝和儿女们第一次加入保卫民族权益的斗争；北伐军时代的叶挺大战汀泗桥，刘来宝们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刘来宝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亲聆毛委员的教诲，革命意志和智慧更上一层楼……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能够有效地隐藏自己和汀泗桥的革命者，在革命需要的时候，他又能够挺身而出，舍死拼搏。此后，还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汀泗桥经历了远远超出我们通常的历史常识，波翻浪涌、乱云飞渡，斗争的艰难性复杂性使得牺牲者与奋斗者的道路格外曲折。

文学不是历史的副篇，人心也不会只纠缠于政治与斗争，而是有其更为内在和动人的层面。这就是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旷世情缘，以及汀泗桥镇上人家的爱恨情仇。如果说，刘来宝挺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周秀梅就是站在其身后的女人，尽管在数十年间，两个人的爱情都没有什么名分，经常处于遮遮掩掩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周秀梅的爱却是那样执著和热烈。这种遮遮掩掩、没有名分的爱情，在厚道的汀泗桥镇民眼中，得到理解，值得同情，却也给他们的儿女们造成莫大的情感挫伤，这也让刘来宝和周秀梅始终处于感情的漩涡与冲突中，丰厚了作品的内在底蕴。

以地域为圆心，以乡土为经，以历史的流变为纬，是这些年乡土地域小说的基本框架。在上个世纪50年代，较为有影响的有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长篇小说，最为经典的则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湖北作家陈敬黎的长篇小说《汀泗桥》则是向他们的致敬之作，这部小说洋洋洒洒140多万字，展现了近半个世纪鄂南地区的风云变幻、社会沧桑、人情世故，是革命的历史长卷，也是风俗画，还是令人心痛的爱情悲剧。乡土地域小说发展繁荣，艺术积淀较为丰厚，陈敬黎苦心孤诣，以自己的勤劳和执著，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尝试，努力拓展这一乡土地域小说的多维空间。

首先，《汀泗桥》成功地进行了虚与实之间的有机联系。乡土地域小说的一个特点往往以一个真实的地名作为历史和人物活动的空间，让人物的活动有了一个地域风情浓郁的平台，如果拘泥于真实的事件就会变成地方志之类的文字，而历史本身赋予这块土地的史实也会限制小说的翅膀。《汀泗桥》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源于历史，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作家大胆地把100多个真实人物写进小说，有些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些则是汀泗桥的普通百姓，同时又虚构了300多个人物，构成了一部虚实相间的小说图景。这种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转化，需要作家有较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控制力，《汀泗桥》在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其次，《汀泗桥》在处理地域文化和人物关系方面，让人和地有机结合，而不是人凌驾于地域之上，也没有让地域的色彩和风情淹没人物的主体色彩。《汀泗桥》里面写了大量的富有鄂南风味的方言、俚语、民俗、器物，有些片段可以作为风物志来考察，可以说是一部汀泗桥的民俗小百科全书。但风俗只是小说的环境要素，汪曾祺先生说过：氛围即人物。人物的命运是长篇小说的灵魂，人物的塑造是长篇小说的终极任务。《汀泗桥》在这一点上没有走偏，始终以人物的塑造为中心，写出了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小说着力打造的刘来宝、周秀梅、张海量三个人物，既烙上汀泗桥这个地域的文化色彩，又从历史和人性双重视角去描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描写他们的命运在革命战争背景下的成长和变异。尤其对刘来宝和周秀梅情感冲突的描写，符合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写出了江汉一代女性的特性。周海量在整篇小说中的性格的多面性和变化性是时代造就的，也是人性在被敲打时的多重表现。

《汀泗桥》有史诗的创作野心，在处理史与诗的关系上也做了努力和尝试。140万字的篇幅注定是要往史诗的格局上去做的，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在汀泗桥古镇这个空间出现的时候，戏剧性会很强，但陈敬黎却用诗人的眼光来化解这些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碎片中探寻人性的光芒和晦暗，尤其是那些风俗、乡情、土语的生动呈现，让历史的枯燥在日常生活的滋润中变得富有韵味。

当然，这部小说还可以写得再精彩一些，尤其是作家对历史、对生活的提炼还显不够，铺陈有余，精准、精练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长篇小说。

以人物群像为“汀泗桥”立传

□范玉刚

“汀泗桥”是一座桥，它横跨汀泗河两岸连接东西店铺林立、商贸云集的两街；“汀泗桥”是一个小镇，它位于湖北咸宁市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镇，尤其是在北伐战争中“一战成名”；“汀泗桥”又是一部长篇小说，是湖北咸宁作家陈敬黎积多年之功力 and 人生阅历、创作经验，奉献给读者的一部皇皇三大卷的巨著。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之所以沉甸甸不单是指作品的体量、重量和数量，更是指它的内容思想含量和文学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特别是在近年革命历史风云语境下鲜活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为当代人物画廊作出了新的贡献。

笔者尝试着从近年来所着力思考的一个文学基本理论中“文化与文学的互动性关系”，来对这部作品做一些分析，试图指出正是作者以超越性的哲思和艺术卓越性追求，实现了对文化规范性的突破，使作品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传播弘扬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同时，以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审美的艺术世界为“汀泗桥”这个地方立传。

一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能够突破常规和一般性价值规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使我们收获了一个个个性鲜明能够照亮文本世界的新形象。其中在我看来，尽管主人公刘来宝的形象塑造可圈可点，写出了人物的成长和性格变化的逻辑，塑造了一个性格丰满的从酒楼小伙计历经革命风云考验、锻炼而成长为当地区委书记的正面人物形象，但总体上其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囿于文化的规范性而没有实现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审美突破。相反，周秀梅的形象塑造之所以能够给人留下更多印象，其人物形象能够更加跃然纸上，就在于其不单以骨子上的“至纯至性至情至爱”定格为“好女人”的情人角色，又以决然的性格突破了对“好女人”的社会伦理角色定位，而结尾悲剧性的“跳河”又展示出性格逻辑中对“情”的幻灭，而指向了更大的家庭伦理担当，体现出性格塑造上的复杂性，从而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既有合乎规范又有较大的突破，从而使“这一个”照亮了小说的文本世界。同样，还有一个角色也值得玩味，那就是张海量——他的聪慧、担当、正义、隐忍、远见卓识、胸怀天下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既是“道统”的担当弘扬者，又是一个站起来的男人。

二是在小说文本情节发展的结构布局上，主导线索的革命史叙事与潜在的爱情波澜的纠葛缠绕，共同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从文本结构的视角看，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小说叙述的复线结构同样丰富了文本世界，使其在突破一般性规范中指向了艺术的审美追求，这也是作品能够成功的品性之一。

三是在地方文化的渲染和英雄主义传奇的人性书写上，同样体现了对文化一般性规范的突破，而使我们收获了文学性；作者以小镇写出了大历史，在百年风云的画卷中使我们深刻理解了革命性，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营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乡土地域小说的多维拓展

□王干